

思考机器 探案集 ②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游健治 张文广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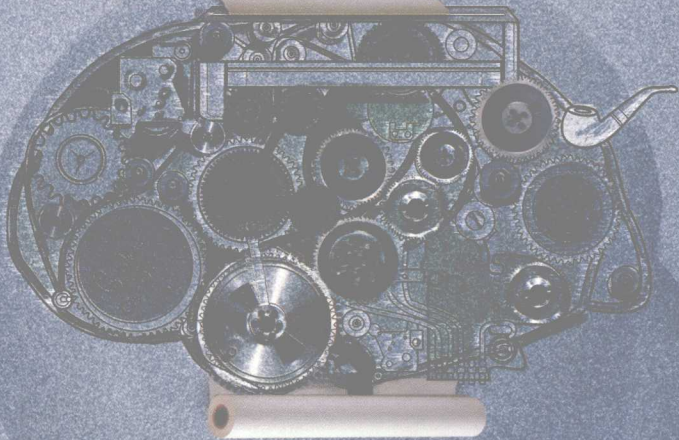
致命的密码

*Mystery of
the Fatal Cipher*

*For the third time Professor
Augustus S. F. X. Van
Dusen—so-called The
Thinking Machine—read the
letter.*



... |



THE THINKING MACHIN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思考机器探案集之
致命的密码
Mystery of the Fatal Cipher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游健治 张文广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的密码 / (美) 福翠尔著; 游健治, 张文广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1
(思考机器探案集)

ISBN 978-7-80225-575-3

I. 致… II. ①福…②游…③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6005号

MYSTERY OF THE FATAL CIPHER
THE THINKING MACHINE STORIES
by JACQUES FUTRELL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思考机器探案集之致命的密码

(美) 杰克·福翠尔 著; 游健治 张文广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歌立方设计工作室
www.o3studi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3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一版 200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575-3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午夜文库

杰克·福翠尔

思考机器系列



杰克·福翠尔 (1875-1912) Jacques Futrell

杰克·福翠尔，美国最杰出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短篇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推理文学的先行者。

一八七五年四月九日，福翠尔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十八岁时离开学校，进入报社做编辑，为多家报纸撰写专栏。受当时福尔摩斯热潮影响，一九〇五年开始推理小说的创作。

福翠尔共创作了五十篇以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为主人公的短篇推理小说。这些作品构思巧妙、布局离奇、解答高明，体现了福翠尔高超的推理创作天赋和深厚的文字功底。故事中的凡杜森教授拥有天才的大脑、敏锐的直觉和精湛的逻辑推理能力，可以解决任何费解的谜团，被誉为“美国的福尔摩斯”。福翠尔的思考机器探案系列作品代表着短篇黄金时代的最高水平，诠释着推理小说“解谜至上”这一最本质、最纯粹的乐趣。其中如《逃出十三号牢房》等名作，几乎入选了所有推理小说的推荐书单，是必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

一九一二年，杰克·福翠尔携妻子前往英国洽谈作品出版计划。四月，他搭乘泰坦尼克号回国，遭遇不幸。这位天才作家带着若干篇从未发表的思考机器故事永远沉睡在大西洋底。他过早的离世成为推理文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和遗憾。

目 录

1	打结的绳子
17	致命的密码
57	科学杀人法
79	绑架百万宝贝
113	十字记号签名
127	电报勒索案
149	救生艇惨案
171	失踪的项链
189	罗尔斯顿国家银行窃案
229	棕色大衣
247	银盒泄密案

打结的绳子——

正午时分，艳阳高照。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坐在窗边，抬头望着天空，银灰色的头发显得高贵无比；不过他已经不再强壮，也不再有了那股意气风发的英雄气概了。他上了年纪，饱经风霜，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笑容中略带一丝孤苦无依的悲戚。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绿色，中间点缀着蓝色的小酒窝，那是海水涨潮又退去时留在海岸上的点点水坑。远处，一个小村庄俯卧在丘陵上。他面朝那座丘陵，失明的眼睛本能地冲着阳光射过来的方向，看上去像是盲人在寻找黑暗中的一点光亮。海风带着浓浓的咸味扑面而来，他深深地嗅着其中的芳香。

他在窗前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远处的一间屋子里传来了悠扬的歌声。他听着歌声，笑容里蕴藏着无限的温柔。突然，关门声打断了歌声。他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渐渐地又沉浸在自己刚才被歌声打断的心事中。过了片刻，他听到大厅里传来轻巧的脚步声，接着又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脚步声来到他的门前，停下了。

“是你吗，宝贝？”他轻声问。

没人回答。他转过头，已经失明的眼睛望着门口。

“谁在那儿，米尔德里德？”他问。

他又听到那个莫名其妙的声音了，不过还是没人回答他的问话。

“米尔德里德！”他大声喊道。

他开始不安了，迅速转过椅子，抓着椅子的扶手想站起身来。

“米尔德里德！”他又喊道，“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突然，他听到回应了，那是由于恐惧而歇斯底里的叫声，是濒临死亡、恐慌万状、茫然无助的尖叫。叫声就是从 he 站着的屋子里发出来的，不过他却看不到任何东西。他听见有人拖着脚走了一段距离，听到了像水在流淌的汨汨声，听到了绝望的叫声。老人蹒跚地向房门走去。

“米尔德里德！米尔德里德！米尔德里德！”他绝望地呼喊着，“这是怎么了，孩子！”

他听到有人摔倒在地，接着屋子里又鸦雀无声了。老人胆战心惊地伸出双手摸索着。他又听到刚才那个莫名的声响了。他的一只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但是那个东西立刻逃开了。直觉告诉他，屋里有某样东西、或者是某个人威胁到他了，而他的孙女米尔德里德正在或者已经陷入了危险之中，情况甚至更糟。他听到右侧有什么东西在快速移动，于是颤颤巍巍地向着那个方向伸出了两只手，显得非常可怜、无助。

“我的眼睛看不见！”他坦白地说。

他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双手仍旧伸着。为什么？他也不知道。终于，他听到屋外的大厅里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接着大门无声无息地关上了。他立即向大门方向走去。尽管他看不见，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在朝什么地方走，因为他和孙女在这座小房子里相依为命，已经很多年了。

大厅里又传来了声响。他知道，有人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进来又出去了。米尔德丽德呢？他转身返回自己刚才待的屋子，苍老的手抚摸着墙壁。他快步来到门前，走了进去，接着停下来听了一会儿，却没听到任何声音。

“米尔德丽德，你在吗？”他呼喊着重，“上帝啊！孩子，你在哪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周围一片死寂。他走进屋里，一脸悲戚地摸索着。米尔德丽德肯定在屋里，在屋里的某个地方。他终于摸到她了。他的一只脚被某个物体挡住了，他在旁边蹲下，用手摸索着，他摸到了一张脸，是米尔德丽德！老人感觉到孙女的呼吸很微弱，还隐约听到了汩汩的声音。

他一下子联想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她一定是被人用刀子捅伤，或是砸伤了。他没有听到枪声，不过当他用手迅速地摸索着检查了孙女消瘦的身体后，发现她的头部、面部以及身上并没有伤口，呼吸声却越来越微弱了。他的孙女就要在自己身边死去了，茫然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甚至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米尔德丽德！米尔德丽德！米尔德丽德！”他呼喊着重，疯狂焦急地摇晃着孙女没有生机的身体。

不一会儿，一切都结束了。再也听不到微弱的汩汩声了，他感到孙女的身体一阵痉挛，然后就变得僵硬了。又过了几分钟，警方赶到现场时，他们发现这位年迈的老祖父正蹲在孙女的尸体旁边，失明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泪水，只是茫然地望着，嘴唇翕动，似乎在默默地祷告着。

警方开始调查这宗奇怪的凶杀案了。死者是漂亮的小米尔德丽

德·巴雷特，不到十四岁。警方勘察现场后，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小女孩的祖父温德尔·柯蒂斯·巴雷特不是盲人的话，她可能就不会死了。小女孩是被绳索勒死的，凶器是马尼拉绳，那是人们捆绑重物时常用的绳索。绳索深深地陷入肉里，紧紧地勒着小女孩的脖子，慢慢地把她勒死了。要是她的祖父能看见的话，如果他能预料到匪徒的这种行凶手法的话，他一定会剪断绳索救下自己的孙女了。至少，法医是这么说的。

屋外有两个人发现了这场悲剧，他们是来看海的，当时正好开车经过这座房子。他们听到孩子的尖叫声，于是停下车查看。他们走进房门，而就在他们进来之前的几秒钟，杀害孩子的凶手刚刚逃走。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任何人，除了孩子的尖叫声之外没有听到任何其他声响。他们立即报了警。马洛里探员带着几个手下来到了现场，哈钦森·哈奇，那个记者也来了。这时，凶器被找到了。

探员仔细地检查了凶器，绳索上压迫气管的地方打了一个结，而勒在脖子后边的地方也有个结，就像绞索，用绳子的一端穿过这个结，就可以把绳子死死地勒紧了。

“干得还真不赖，”探员打量着那两个绳结时冷酷无情地评论，“这条绳子就是为杀人而准备的，而且系得相当不错。”

“它和印度杀手惯用的绳索凶器差不多。”哈奇说。

“是吗？”探员立即转过头来望着记者。他们以前已经见过很多次了，虽然警方和媒体的关系似乎总是不太协调，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某种工作伙伴般的友谊。“这可是个宝贵的消息。”

警方查案的时候，记者也留在现场，他还到邻居那里调查取证。几小时后，他已经大致了解了整个案情，掌握了已有的每一个线索；他可以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奥古斯都·S.F.X. 凡杜森教授了，那个思考机器。

他们俩自从“国际象棋事件”起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位科学家也是因为那次事件而获得了“思考机器”这个绰号，并且让他在科学之外的领域成了世人瞩目的名人。思考机器通常对这位记者先生带给他的一些难题很感兴趣，他能从记者提供的杂乱无章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梳理出案件的来龙去脉。

“真是太惊人了，”这时我们的记者正在对科学家说，“凶手就在一个盲人的身边动手杀人，不仅如此，杀人动机还很难琢磨，所以——”

“请你从头讲起，哈奇先生，”思考机器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记者的话，“你在做加法运算，却不告诉我要求和的数字，这怎么能行？现在就把那些数字告诉我吧。”

“好的，首先要说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记者接着解释道，“巴雷特先生大概七十二岁了，他的孙女米尔德丽德还不到十四岁。她是老人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小女孩的爸爸在美西战争中牺牲了，祖孙两人住在老人的房子里，相依为命。他们没有雇佣仆人，因为小女孩在老人的帮助下包揽了所有简单的家务。如果要大扫除或者有重活儿，他们偶尔会请住在半英里之外的一个女用人来帮忙。巴雷特先生好像每年有一千美元的收入，所以祖孙俩生活得还算宽裕。”

“很少有人去拜访他们，巴雷特说至少在悲剧发生之前，他们没有访客。当时小女孩正在房后，而老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女孩在唱歌之外，老人没有听见任何人说话，也没听见任何声响，直到小女孩走进大厅，向他的房间走过去。可怕的悲剧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当时老人非常害怕，几乎要崩溃了。”

“在我看来，这件案子的神秘之处在于死者——她只是个孩子。她太小了，所以至少可以排除情杀的可能性，而且据我调查，她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纠葛。还是出于年龄的原因，即便她惹到什么，对方也

不可能下此毒手。另外，我还了解到，她是个聪明伶俐、惹人喜爱的小姑娘，性情温顺、活泼开朗。还有，房间里没有丢失任何财物。没有任何线索，甚至连个脚印都没有，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能够证实当时屋子里有其他人。当然，杀人凶器还是找到了。”

“如果小女孩死掉的话，那位老人会得到什么利益吗？”思考机器问。

“没有任何好处，”哈奇肯定地说，“其实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查出这件案子涉及任何财产之类的东西，而且那位老人每年的收入除去维持祖孙俩的日常开销之外，所剩并不多，因此连用人都是在小女孩不在家的时候才会雇佣。”

思考机器坐在那里，眼睛望着天花板，苍白修长的手指相互抵着。他硕大的额头上细小的皱纹一下变深了。

“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案子，哈奇先生，”过了很长时间，思考机器才开口说道，“可能这是我所遇到的最棘手的案子。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个孩子年纪太小，所以平常的一些杀人动机就不适用了。”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最阴险的案犯是那些没有犯罪记录，不被人提及的家伙，哈奇先生，”他继续沉思了一会儿，“而事实上，最棘手的案件往往是那些没有被人发现的罪行。人们可能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一个异常聪明、思维缜密的凶手不会留下任何线索。我想这个案子恐怕是比较难办的一个。所以我最好亲自去看看巴雷特先生，跟他聊聊。”

记者和科学家找到了年迈的盲人，老人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细节统统告诉了他们。思考机器专注地听完这个案情，最后还问了几个问题。

“巴雷特先生，你刚才说，当时你除了听到你孙女的脚步声和唱歌的声音之外，还听到了某种轻微的声音。你能描述一下那个声响吗？”

“恐怕不行，”老人回答说，“我对那个声音非常陌生，它很奇怪。”

“那是人的声音吗，还是某种东西移动时发出的声音？”科学家继续问。

“我觉得那应该是人发出的声音，不过也有可能是橡皮筋颤动时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喉音，不大真实，非常怪异。”

“你听到孙女的叫声后向她走去的时候碰到了某个东西对吧？”科学家问，“你觉得自己碰到了什么？衣服、皮肤、木材，还是某人的毛发或者其他什么？”

“我……我……不知道，”巴雷特无助地说，“我只是觉得自己碰到了什么东西，并不清楚它是什么。或许是人的毛发，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思考机器好奇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失明的，巴雷特先生？”

“大概有两年了吧。”

思考机器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接着又问了老人一个小时的问题。他额头上的皱纹像是焊在了上面，从来没有放松过。最后，他站起身。哈奇好奇地望着科学家，科学家摇摇头。

接着他又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查看杀人绳索、绳上的结、尸体和整个房屋。这座房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有放过，而且连房子周围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仔细地查看了一遍。渐渐地，他的搜查范围扩大到了距离房子一百英尺的地方，接着他又返回来重新进行地毯式搜查。科学家在大厅里见到了坎宁安警探。

“那两个报警说听到少女的叫声并且走进房子的人没有犯罪嫌疑吧？”科学家问。

“表面看来他们没有嫌疑，”坎宁安回答，“我们已经找到证据证实

了他们的说法没有问题。他们看起来没有嫌疑。”

“我猜也是这样，”科学家说，“你们调查那个偶尔过来帮忙做家务的女人了吗？”

“我们调查过了。她那天在距离这里十几英里的一个小村子，和她的一个朋友在一起。我们也找到证据证实这一点了。”

思考机器转身走进巴雷特的房间。

“你当时听到的声音是某种动物发出来的吧？我的意思是，比如说类人猿，或者狒狒什么的。”

“我也不清楚。”巴雷特说。

“你摸到的毛发是不是像动物的毛发一样非常硬呢？”

“我不知道。”巴雷特答道，“我甚至不知道我碰到的是不是毛发。不过不管那是什么，我碰到它后，它就立即躲开了，于是直觉告诉我，我当时非常危险。”

思考机器又拿起绳索查看。然后他再次摇了摇头。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了吧？”哈奇终于忍不住试探着问。

思考机器阴郁地斜眼看着他，“我没有任何思路，”他坦白地说，“我还没找到突破口，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我们把能想到的杀人动机都排除了，所以只能假设凶手没有杀人动机，可能是个动物，比如说类人猿。”他举起打结的绳索，“但是，这种结只有人的手才能弄出来，只有人才会想到绞索，也只有人的手才能打出这种结，这些显而易见。所以我现在还找不到任何突破口。这或许是我所办过的所有案件中，第一个让我没有思路的。”

哈奇盯着科学家，面无表情。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科学家说过这样丧气的话。

“那，”记者无助地问，“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